

以史为鉴，
读史明智

□玄子

2021年的春天，全球新冠疫情成为让人无奈的常态化话题。今天的世界离我们天涯咫尺，疫情牵动着地球村每一个居民的心弦，无可退避。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引发自由与生命、人性与良知、政治与权利的思考。此时，读英国人菲莉帕格里夫顿编著的《改变世界的大事件》，可谓应景。

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诱发心跳加速的时间节点，公元前9000年，人类开始脱离狩猎采集文化，农业出现，群居的人们开始在现今被称为“肥沃月湾”的中东地区安定下来。最早的游牧生存方式被改变，社会的雏形得以在土地之上衍生。最初的人类，为了基础的生存竭尽全力，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经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人类需要满足生理、安全、社交需要、尊重、自我实现这诸多需求。而由不同肤色、语言、国籍、信仰的人类编织成的国家、社会、世界纷繁芜杂成比万花筒更错综的格局，剪不断，理还乱。民主是西方人最关注的权利之一，早在公元前508年，古希腊第一个民主的、由人民领导的政府成立了，它来源于竞争对手斯巴达对抗精英少数民族统治的平等主义精神，民主制由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梭伦拟定，希望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到随机产生的轮流委员会负责的政府日常事务中，当然这样的民主并不覆盖所有社会事务，却在2500多年前，便成就了西方社会的精神皈依。

1346—1353的8年间，黑死病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流行病在欧洲大陆蔓延，这神秘的瘟疫穿越卡法、西西里岛和南部欧洲，在法国、英国抵达巅峰，当时的人们找不到它的传播路径，更无从与它对抗，人类成了被无情碾压的弱势群体，这场瘟疫夺去了40%~50%欧洲人的生命，2000万人成为被抹去的数字。面对这些数字，已经摆脱愚昧的人们，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后，视其为世界末日将降临。即使是世人笃信的宗教也无能为力，人伦、亲情、道德在疫情下彻底沦丧。尽管灾难无法规避，人类的进步却并未停止脚步。改变世界的事件，如齿轮咬合，拖拽时代前行。

战争从来都是人类历史上无法绕行的大事件，血与火的惨烈推动着历史沉重的车轮负重前行。在《改变世界的大事件》目录页上，战争无疑是重量级的标题，《滑铁卢：拿破仑的落幕》《林肯的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十月革命》《希特勒VS斯大林：巴巴罗萨行动》《铭记珍珠港》《第一颗原子弹》，都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战争。滑铁卢一役，拿破仑神话破灭了，这是英国人引以为傲，但同时赌上所有人的最后一搏。普鲁士入侵丹麦后，英国的外交政策改弦更张。奥地利帝国被双重君主政体取代，普法战争爆发，牺牲法国成为德意志谋求统一的手段，在东方，1905年日本挑衅俄国殖民势力范围，列强们在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侵略，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世界格局被改变。二战中，集权国家的血拼更是利益冲突的升级版演绎，他们甘愿被利益迷失了本性，明知悖逆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惜重蹈覆辙。

1920年8月18日和1928年7月2日对于美、英的女性来说，也是付出生命最终换来的胜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英美《女性权利之战》。“我有一个梦想”是黑人精神领袖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8日在美民权运动中向25万人所做的演讲。“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尽管有很多人对这样的期待不屑一顾，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陈词滥调，但他最终以“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的呐喊，翻开了黑人争取民权斗争史的新篇章。

离世人距离更近，也更容易接受的是科学与生产技术带给世界的改变。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完成；1989年万维网发明……改变世界的大事件还有很多，并且还会继续发生，正是它们谱写了全人类起伏跌宕的历史，它们令人痛心，又发人深省，正所谓“以史为鉴，读史明智”，盖如是矣！

440

断了臂的维纳斯，是美的。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美的。

所以，即便是残损的古物，也仍是美的。——其实，应该说：因为古物是残损的，才是美的。“残损”恰恰构成了古物之美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

据考古学家的发掘，希腊神庙的表面原本是涂着鲜艳色彩的，包括红、蓝，甚至还有土豪金，只因时光的磨洗，才褪去了荣华，归于平淡。我们所见的希腊神庙，其实是残损的，而恰恰是这种残损，恰恰是它的色彩被磨灭，恰恰是石头的“素颜”，恰恰是

“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才让我们惊艳。我们反倒无法想象色彩斑斓的希腊神庙吧。

同样的，古代的佛寺本来也刷了花里胡哨的色彩，到了明治时代，日本人也步西洋人的后尘，开始“发现”残旧的“古寺”之美。

古物带给我们的美感，并不止由于古物本身，也由于古物所经历的无数岁月。我们眼中的古物之美，不如说是岁月之美。历尽沧桑，就是一种美，“残损”作为一种历尽沧桑的表征，就是一种美。希腊神庙在它刚刚建筑起来的时代，未必那么美，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显得美。“汉家陵阙”在汉代也未必那么美，到了唐代才显得美。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八零



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许纪霖
上海三联书店

为什么现代化发展了，传统反而复兴了？认识传统，认识你自己，本书所展示的，是一张整体性的中国文化认知地图。从纵向的时间脉络来说，讲的是中国文化的过去、现代和将来。从当下的问题意识反思中国文化的过去，从文化传统的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从横向的空间结构来说，提供了一个打通千年历史、站在高处俯瞰中国文化的系统性框架，揭秘中国人的道德心灵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五千年的中国，处于同一条文化的生命线上，把握了这个民族的深层结构，也认识了你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刘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传承与外来文化的横向互动中，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文化背景下，刘擎教授通过发人深省的文字启发我们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思考“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如何理解并应对困境”等诸多问题。这部作品兼具敏锐的历史意识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刘擎教授结合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众多元素，解读社会发展变化、思想的演进，以求大

众在面对这个时代时，能够辨析问题与观念的来龙去脉，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重建对未来的想象。

讨厌的京都

井上章一著 龚婷译
南海出版公司

你以为嵯峨、岚山、宇治是真正的京都？走过花见小路、拜访过清水寺，就是“京都通”？穿着和服，吃着汤豆腐，就算体验京都生活了吗？这些都是“京都”，却又不是“真正的京都”。千年风雅下的傲慢传统中，有着京都不为人知的一面。本书像一幅画卷般徐徐展开，让你穿梭于古街和人群中，体会隐藏于京都端庄外表下的烟火气，挖掘古都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国叙事

[美]浦安迪主编 吴文权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本书召集了高友工、芮效卫、欧阳桢、何谷理等12位欧美代表性的汉学家，系统考察了中国从《左传》、六朝志怪，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叙事作品，用叙事学中的各种概念、理论、视角来考察与剖析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特点、视角特点与深层的中国审美精神与宇宙观的内在联系，读来既令人时时有豁然之感，也令人深觉文学研究的乐趣所在。

反读书记(一五一)

□胡文辉

时间的消逝，给予我们最深沉的伤感，可是，也给予我们最深刻的美感。

441

我们的欲望总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地位如何重要，满足欲望的能力如何强大，这种限制始终存在。

但也幸好如此。正因为永远有着这种限制，我们才不至于占有太多太多东西，才不至于被太多太多东西淹没。

我说的，绝不只是色欲，也不只是食欲。我说的是所有的欲望，包括那些最高雅的欲望——我们习惯称之为“爱好”或“追求”的东西。

相思成灾(二)

□钱之俊

12月30日所言“去年今日”云云，正伤心之时也。从这12月份一个月的日記可见，正读研究生的杨季康除了写信给钱锺书，还寄照片、织毛衣、送糖果。钱锺书君呢，撰情书、写情诗、寄手抄诗集、汇车费、给稿费……正常恋人该有的桥段都有，不该有的也有。有时女友不高兴，钱锺书很紧张：“得季书，即长复，腹心尽布矣。忧烦不已。”（1933年10月27日记）“得季书，为之失欢，真失计也，即复。终日抑郁。”（1933年11月13日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不在身边的异地情人，免不了朝朝暮暮彼此思念，以致“恍惚”：“上午十一时五十二分特快来沪。同车一六岁女郎，眉目如画，明媚可爱。玩其风神，大似季康。想伊六岁时，亦如此娇稚也。与之调笑，聊遣途中岑寂。此女姓顾，亦无锡人。”（1933年11月5日记）杨季康因思念而不理智：“得季快函，云下半年愿来光华，得朝夕相近。意可感，而势不能。儿女之痴，为之肠转。即电复不可，并作书。”（1934年1月8日记）她连研究生也不想读了！

1934年初，钱锺书工作、杨季康研究的第一个寒假来临。天寒路险，钱锺书极为担心：“夜寒甚，季途中可怜。又闻津浦车屡遇盗劫，又窃为危之，所冀吉人天相耳。”（1934年1月12日记）1934年1月14日，钱锺书也回到无锡。1月16日，迫不及待地赶去苏州。“雪止。夙兴，赴苏州。……访季，短发齐眉，仍还旧观，痴黠不可名言。快谈至下午五时，欲看石老，已不及，即归。得诗一首。申甫师托季带来书四册，公超师托带印本柳如是像及旧墨一挺，皆作书谢。作书致歉。作书致季。”（1934年1月16日记）没想到杨季康“身负重托”。1月20日，再赴苏州访季，回家又写信。2月3日，与妹妹一起赴苏州访季。……短别重逢，说不完、写不尽的浓情蜜意。

可惜，这一年寒假，杨季康竟不在苏州过年。2月4日（腊月二十一）日记：“得季书，云拟八日赴平，欲留不可，为之失神落魄者终日，两作书与之。昌运来谈。终日不快，率二硕弟出观电影。门里安心，出门亦不能遣也。”也就是说，腊月二十五（2月8日），杨季康将要回到北平，钱锺书因此闷闷不乐，失魂落魄。2月6日，赶在杨季康回平之前，“访季话别。弦弹录别，花赠将离。梦绕梨云，泪零兰露。虽皆知言而在即，而各有忽忘作恶之怀，惆怅可怜之色。旋复晒彼此之情痴，破涕为笑也。季将于八日夜午时行。风霜勿厉，中我玉人！晚归，即作书与之。”（1934年2月6日记）2月8日，一天写了两封信给杨季康。2月9日，又作了两封信，还作了首诗《念季平、浦车中第二夜，冒寒嗽疾无恙，并怀覲虞》（《槐聚诗存》未收，见是日日记）

这是多么不放心呢！1934年2月23日，正月初十，钱锺书亦赴上海。2月26日，上课。钱锺书光华时期日记至2月28日止，正是元宵节也。儿女情长，想必也是以后日记应有之内容吧。钱锺书偶尔也会翻看这些火辣辣的文字，不觉感慨：

“翻看旧日记。人生儿女情痴，亦不过此一遭耳。”（1933年11月28日记）